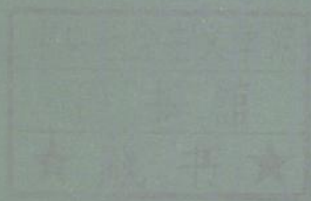


吳因易

魂
金宵
驪
宮



I247.57
/221

69258



200089224

魂
銷
驢
宮

内 容 提 要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开元盛世之后，骄奢淫逸之心渐起，奸佞群小伺机而入，国事日趋衰败。有志之士虽仍力争苦撑，无奈封建王朝已是危机四伏。宫闱内争夺皇储的阴谋愈演愈烈；李适之、李白等忠臣屡遭排挤；李林甫步步高升，安禄山倍受器重。以寿王妃身份入宫的杨玉环，三年之后，被迫度为女冠，之后又成了李隆基的宠妃。从此君王不早朝，李隆基更加沉湎于声色之中。

魂 销 骊 宫

吴 因 易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5.5印张 2插页 313千字

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册 定价3.20元 精装6.20元

第 一 章

大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上巳节前夕，京畿一带的游人仕女，虽也在灞桥两岸、终南山下，春游踏青，但碧桃丹杏，却终因寒意未尽而难绽蓓蕾，更兼细雨霏霏，连日不歇，使马蹄不畅，车桥难行。

但这关中的寒意，却被莽莽秦岭、万仞剑峰重重隔阻。进入蜀地，则别有一番天地。从则天圣后的故土利州，到芙蓉怒放的锦官城，处处百鸟欢鸣，春花争妍。尤其是在天府首富之乡益州平原上，金灿灿的菜花，汇成了一望无垠的金海。每逢晴朗之晨，春雾似从九天降下的乳白色帷幕，罩在益州平原上，使这金波浩渺的花海，以及那海中的城廓屋宇、楼台亭阁、竹林小院变得更加妖娆。

近几日，锦官城内与以往不同，被一片肃穆气氛笼罩着。

位于锦江西岸的成都府府尹衙署，以及那长达五里的官街两旁，被剑南道益州成都府的一万四千名团结兵^①，日夜轮番把守；凡在官街两侧立房建宅的绅官庶民，连日来都紧掩门户，慎为回避。当寒食节到来后，官民们依礼禁烟断火。这就更使花团锦簇的西蜀名城，显得气氛凝重而压抑。

^① 团结兵，唐代府兵中的一种。

24

这天子夜，大堂内外绢灯齐明，剑南节度使张宥，剑南道团练副使章仇兼琼，已冠戴肃整地领着所属官吏，恭候在大堂两厢。大堂石阶之下，中道两旁，数百名身着南内禁军服饰的卫士，擎钺仗剑，护卫着钦差中使的皇堂仪仗。仪仗前队，两名彪形大汉，分别恭执着一支黑漆描金节杖，三重红丝缀成的节旄，在绢灯照映下，如六团燃烧的火球，耀人眼目。紧接这皇权标志之后，两面垂着珠穗的金缎大旗在夜风中微微摇曳。左面的旗上，闪耀着六个朱红大字：

奉使剑南益州

右面的旗上，也闪耀着六个朱红大字：

迎侍寿王王妃

人肃立，旗漫卷。巍巍大堂，肃然矗立。

“当！当！当！”

“咚！咚！咚……”

晨钟三响，堂鼓三催。

“卯时已到，依序应典呐！”

一位头戴高山冠，身着绯袍，手执华贵犀麈尾的年轻宦官，从大堂侧门迈出，向众人朗声宣告。应声而出的执事鹵簿，从鬓角里取出朱笔，胸前打开文簿，依秩清点官兵吏佐，然后向宣谕宦官躬身禀告。

卯时一刻。宣谕宦官检视完毕，身返大堂。

“当！当！当！当！当！”

晨钟五响。从堂阶上，传来了威严的通告声：

“奉敕出使益州、迎侍寿王王妃、钦差大臣、内侍省大将军

高力士，升堂视事呐！~~~~”

随着通告之声，一队擎着寒光闪闪的斧钺的南内卫士，导着一队绯袍宦官、一队捧盂端瓶的艳妆宫女，徐徐上堂；紧接着，头戴紫纱额玉两梁冠，身穿紫罗大料彩绣对麒麟袍服，腰勒十三镑金玉带，肩横黄绶绶带，下悬紫金鱼袋、佩刀、砺石、契苾真、哆厥针筒、火石袋、粘靺等依制咸带七事的钦差迎侍寿王王妃天使高力士，由两名头裹大巾，身着彩衣的宫中小儿搀扶着，在身后一队青袍宦官簇拥下，登堂入座。大堂右侧廊中的两班乐伎，立即奏起热烈隆重的迎使乐。

乐声刚停，剑南节度使张宥，便领着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将官，及益、翼、茂、当、嵩、柘、松、维、恭、雅、黎、姚、悉等十三州刺史，依秩上堂，参谒座上的高力士。

“张大人并各位大人请免礼入座！”高力士欠身揖袖，笑吟吟向众官答礼。众官齐声答道：“谢中使大人！”这才由张宥及团练副使章仇兼琼各领属官，在大堂两旁座毡上入座。

“各位大人！”高力士却仍未坐下，白净的脸上依然漾着淡淡的笑波，对众官道，“力士奉敕出京时，今上命力士携有钦赐绣袍，于寒食节转赐本道刺史以上众官，以示圣眷隆恩！解供奉！且遵敕转赐绣袍！”

“遵中使口谕，转赐绣袍！”应着力士口令，座旁一位乌纱、绯袍、凹鼻的年轻供奉，走到堂中，向宦官队中朗声说道。青袍宦官立即抬着六个漆金描花椭圆抬盒，走向堂中。解供奉上前打开第一个抬盒，取出一袭紫绫袍，朝张宥抖开，显出金丝精绣的鹞衔绶带来，张宥等急忙正冠垂袖，长跪座毡之上。

“今上赐大使以鹞衔绶带纹，意在取其武毅，以靖封内，冀大使威仪常在也！”

“臣，谢主隆恩！”

“今上赐各刺史之绣袍，”高力士等张臂受袍望阙山呼谢恩后，又指指其它抬盒，对章仇兼琼等众官道，“袍上皆绣作山形，并绕山勒回文铭曰：‘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望众公不负圣人斯训！”

“臣等，谢主隆恩。”

两廊众官，也忙望阙叩谢。

赐袍毕，高力士才示意众官重新入座，并朝张宥问道：“张君侯，听说王妃府上遣人相告：寒食后凤辇尚不能启程入京？”

张宥见问到此事，显出窘困之状，拱手低声回答道：“此事系章仇副使经营，下官也是昨夕，方知王妃不能在清明前启辇赴京。”

“哦。”高力士回头望着座左的剑南道团练副使章仇兼琼，眼角处闪过一丝不为他人察觉的特殊神情，依旧淡淡问道，“章仇公，杨府是何缘由，致凤辇改期登程？”

身材魁伟、项飘青髻的章仇兼琼，从容恭答道：“回禀中使大人！杨府遣王妃之兄杨钊前来相告：王妃因祖塋在蜀中，故欲于清明祀祭祖塋后，方允登程。”

一阵沉默。

本已显出窘困之态的张宥，被这沉默弄得坐立不安起来，章仇兼琼也暗自吃惊，不时悄悄窥视着座上中使的神情。

但高力士却莞尔一笑：“好个至孝至礼的王妃殿下！只是力士奉敕出京时，圣命要力士于端午前将王妃迎侍回京候册。故望章仇公再与杨府重新议一登程之期。”

“是。”

“启禀中使大人！”这下才放下心来的剑南道节度使，忙立

起身子，禀道。

“君侯请讲！”

“蜀中百姓风闻中使莅临成都，特备蜀舞《灌口神队》，恭请中使大人赐步登望江楼阁观赏！”

“好极！何时？”

“谨听中使大人谕示。”

“那就午后同往观赏吧。”高力士朝座上众官颌首笑道。

“谨遵中使大人钧旨！”

“唔。”高力士又一颌首，然后对章仇兼琼道，“少时散堂后，烦章仇副使，来后堂计议王妃启程之事。”说毕，即向众官一揖袖，“散堂！”

“我等送过中使大人！”

张宥等忙起身列班恭送高力士。这时，那些不知底蕴的刺史、将军，有的朝章仇兼琼投去极度羡慕而又嫉妒的目光，有的则向他送去献媚的眼神，有的则在肚里大骂张宥：“当今皇帝宠幸无比的内侍省长官，真似从天而降般驾临益州！这样的千载难遇的机会，他竟让章仇兼琼垂手而得！蠢啊，张宥！……”

张宥虽然木讷，但他又何尝不明白高力士的到来，虽是为了迎侍寿王妃入京，但只要自己稍微用心，就会获得回朝高升的良机。每岁依制回京朝觐圣人的张宥，也曾如仰视天人一样，在大朝会时的含元殿上，远远地见过这位天子幸臣。他还在下朝时，目睹众多的王公贵胄，如众星拱月一般，谦卑地环立在高力士的身旁；他还亲耳听见当今太子李鸿，笑容可掬地朝高力士昵声相唤，“阿兄！”四年前，曾是今上五宝之一的

霍国公王毛仲，因得罪高力士，被贬官、赐死……张宥还听京中好友相告：近年来，四方表奏，都要先呈力士览看，然后择其重者奏告皇帝。一般奏事，即由力士决定。皇帝曾说：“力士上值宫中，吾寝则安。”真是势倾内外呵！由他奉使来到剑南道，张宥自是倾心逢迎，岂肯将天大机遇让给副使章仇兼琼！

但，世事不由人作主。堂堂节度大使，眼下却不得不把这机遇让给他人，这是因为他以常情来揣度了即将赴册的寿王妃，使他陷入了眼下的窘迫之境。

原来这寿王妃姓杨名玉环，本属河南道阆乡县人民。在她尚在襁褓中时，其父杨玄琰从刑部尚书任上贬往剑南道作蜀州司户，于是父母便携着她大姊杨玉玲、三姊杨玉瑶、八姊杨玉琇和她来到蜀中。

入蜀不久，其母便因病故去。彼时杨玉玲已适蜀州崔生，她和八姊玉琇，便由三姊玉瑶照料。

不想杨玄琰也于两年后一病不起。好在其弟杨玄珪一家在其嫂去世后，也已举家迁来益州新都县居住，对兄长家事作些照应。杨玄琰死后，杨玄珪便将杨玉瑶，杨玉琇，杨玉环接到新都县城家中抚养。

杨家女儿长成，由杨玄珪作主，将三姊玉瑶许配新政富民裴进之子裴郎为妻，将其八姊玉琇许配陇州人柳定吉为妻。正欲为玉环择配时，朝廷下敕为寿王选妃，玄珪便请画玉环姿容图呈进，竟被皇帝选中，下敕今春迎侍入京受册完礼。

今年，杨玉环年方一十七岁。

玉环姿容如何？是何个性？张宥一概不知。他仅以常情以为：区区故蜀州司户遗孤，寄于近戚篱下成长的杨家女儿，骤选为天子宠儿之妇，且是势倾朝野的高力士亲来迎侍，自是

惊喜若狂，切盼早日进京完成大礼。因之，他只把全副精力，用在如何恭迎高力士及其随从，如何备办宴乐，如何从丰从精措办馈赠中使及其随从的礼物等等事项上去了。对杨府，他只命章仇兼琼前去计议过一次罢了。而这计议，也是在钦差排马牒已飞传成都府衙时，他才命章仇兼琼前往新都杨府的。

没料到章仇兼琼飞骑而回，向正在兴奋状态中的剑南道节度大使，来了记“当头棒喝”！

“稟君侯，王妃殿下有谕：清明前不能启程赴京受册！”

“什么？！”

“王妃降谕：清明前不能启程赴京受册！”

“清明前？……”

“君侯！”章仇兼琼见平日反应迟钝的张宥，此时分明已被弄得晕头转向，只得提醒他，“中使的排马牒上，不是要本道备好犂舆、车马，于清明前迎侍寿王王妃殿下启程么？”

“对、对呀！”张宥总算有些明白了，急得手捋胡须，“王妃为何又不能如期启犂登程？出、出了什么事了？”他的额上沁出密密麻麻的汗珠来。

“兼琼奉命前往杨府通报，杨公玄珪要卑职回稟大人：王妃因清明将近，命工匠在杨府后园临池畔造得‘凌云秋千’一架，欢荡秋千，谁知王妃与她几位姐姐越荡越高，王妃失手脱了扶绳，一下子——”

“怎么了？”张宥只听得发根乱炸，一下抓住副使手腕，眼珠似要迸出眶来，盯住稟告者，颤声问道：

“君侯莫急！真是吉人天相，王妃虽被甩出，却因离地不高，并且一下滑入碧荷池中。故只感受风寒，卧病在床，并未受伤。”

“唉！”

张宥这才闭上双目，长吁一声，松开了章仇兼琼的手。

“所以王妃叔父要我转禀君侯：要待王妃病好，方可上路。”

“唉。也只有如此呈禀高将军了。”

“君侯不可！”章仇兼琼一惊，急劝阻说，“如照直禀呈中使，中使不是要责怪君侯未能小心安排人役，扶伺王妃么？”

“这这这？”张宥委屈至极、有口难辩，又发起急来。

“何况兼琼久闻人说，今上有废当今太子李鸿、更立寿王入主东宫之意。这次迎侍寿王王妃之中使，竟是今上宠臣高大将军，今上废立东宫之意，可知八九！如此，则寿王妃亦已是储君妃！事关重大，绝非一般！高将军如知她曾跌坠池中，我道官员，吃罪不起呵！……”

张宥惨然色变，又一把拉着章仇副使，露出乞恳口吻：“兼琼兄！公素来足智多谋，快帮宥想一解脱应急之法吧！”

“君侯不要慌张。兼琼闻王妃叔父之言后，已婉言责他照料不周，……”

“正是这杨家老儿之过！哼！”

“君侯！那杨玄珪被兼琼责后，便和我计议，就说王妃性孝仁，定要清明祭祖后方肯动身，……”

“这也好，”张宥忙接口道，“只是高大将军是我大唐何等样人，如不肯改期……”

“君侯虑得也是。”章仇兼琼笑道，“但寿王妃非其他皇子妃可比，如兼琼料得不错，那高将军会依王妃之意行事的。”

“这，”张宥却忐忑不安地道，“兼琼公，我曾见过高将军那炙手可热、威镇庙堂的赫赫声势，确实不敢去……去欺蒙于

他……”

“君侯乃诚朴君子！”章仇兼琼赞颂着张宥，同时凛然请道，“那这禀呈事，就由兼琼为君侯分劳吧。”

“兼琼公！”张宥感激涕零，几乎要给副使下跪了。

“这是卑职应尽之责。”副使却扶着大使，“君侯可向高将军回明，安排接送王妃事，交由卑职经营就是。”

“唉！兼琼公，王妃害得你我好苦！……”

“哈哈。”兼琼副使笑出声来，“听杨玄珪道，王妃因系其亡兄最幼之女，而他的膝下，又只有杨钊、杨筠两个儿子。故这娇小女儿，深受杨氏满门疼爱，从小至今，皆依她意行事。这次落入碧荷池后，她并不当回事，还吵着要和她三姊、八姊斗胜呢！是她三姊又劝又哄，才让她躺到榻上去的……”

“万不能让她再荡秋千了！万不能……”

“君侯放心！那架秋千早拆卸了。”

“只求她早日痊愈，尽早离开本道地面。”张宥象祈祷似地望天喃喃说道。然后，他又愁眉苦脸、万分放心不下地对兼琼叮咛道，“兼琼公！高将军近前，你还是要小心才好呵……”

……………

虽说今日之事，正应了章仇兼琼的揣测，连高力士也依从了那性情乖张的寿王妃。但张宥那颗被汤玉环搅得六神无主的心，却仍盼高力士能早早迎侍寿王妃登程离去。眼下，曾使他彻夜兴奋无眠的梦想都已烟消云散，脑子里唯有一个念头：平安送走那不可思议的杨家女儿，保住自己的前程！

“果不出我所料！”章仇兼琼被那凹鼻供奉引向后堂时，暗

自侥幸，“高将军也只能依从杨家女儿之意！……想不到，杨家女儿的乖张，却使我得以亲近天子幸臣！”身材魁伟的副使，差点笑出声来了。

“副使快入内参谒中使大人吧！”临近后堂，解供奉掀帘对章仇兼琼道。章仇兼琼赶紧整理衣冠，迈入堂门。

堂内宫灯四悬，锦帟曳地。靠近中使那银镶玉簪的象牙坐榻，放置着两个宝相花形的宣州大瓷瓶。瓶口内插着数枝碧桃，枝上缀着嫣红的花朵。榻上的高力士，已摘去两梁冠，只挽着一个螺髻，脱去紫袍，身着一袭淡蓝色的夹绢长衫。这妆束，与两簇桃花相衬，使章仇兼琼感到面前的高力士，不再是方才大堂上踞座高位的天子钦差，而是一位雅士骚客。他的步履更加从容了，离中使坐榻还有五步远近，他双膝跪下，叩唱道：“剑南道团练副使章仇兼琼，参谒中使大人！请中使大人安！”

“起来吧！小鸭儿，给副使看座。”力士笑容可掬地以寻常家人叙话的口吻招呼着副使，并对解供奉道。小鸭儿忙给章仇兼琼端过一个铺垫瓷墩来：

“请副使入座。”

“谢中使大人！”章仇兼琼谢后，退身半坐墩上。

“我想，那《灌口神队》之舞，是敷衍李冰及其子二郎斩龙治水的健舞吧？”

“中使大人真是博闻强记呀！”章仇兼琼钦佩地躬身应道，“正是。”

“何以非登楼观看不可呢？”

“回禀中使大人：因此舞分为两队，一队戎装、披金甲、戴珠冠、饰锦绣，弯弓挟矢，更有旌旗戈矛之任，数里不绝。”

“啊？数里不绝？”

“正是。另一队举幡标，戴龙、鱼、龟、虾形之冠，披五彩银鳞之衣，挺枪仗剑，亦有旌旗戈矛，数里不绝。”

“呵！”

“其舞伊始，乐班奏《二郎神》曲，神队与龙队作争斗之象，变化多端，非登高不能尽睹全豹。故须登楼观之！”

“原来如此。”高力士微笑道，“此番力士来到蜀中，把众公大人辛苦了！”

“兼琼报效不力，敢言辛苦！”

“哈哈哈哈哈！”高力士畅声笑道，“可惜今日寒食方过，尚不能举火温酒，与副使欢饮，解供奉！”

“在！”

“将南内御制食盒，赠予副使。”

解供奉从帷幔后捧出一个金绢衬面的食盒来，含义不明地笑着对章仇兼琼：“请大人收下！”

“章仇……”素以敏捷精明著称的团练副使，接过这不寻常的赐物，胸中一热，双膝又“咚”地声脆下去，想向高力士致词感激，但抽搐的嘴唇只吐出这两个字，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副使请起。解供奉，送过章仇副使！”

……

“……我竟变得那么木讷！”回到本府宅院，望着端放在内厅长案上那金光灿灿的中使赐物，激动不已的章仇兼琼，后悔不迭，“看来，中使此举，分明是已看出我章仇兼琼才干远在张宥之上，方以此物赐我，以示我无量的前程！……当今之庙堂上，有几个王公大臣，获居显要之地，不是靠这位中使之力

呀！……唉！当时，我怎么就连一句感戴的话，也说出口了？……唉！”

金灿灿的赐品诱惑着他，使他终于克制住后悔之情，走向长案边，捧起那食盒来……

“唔？如此之轻？”

轻巧得如无一物！强烈的好奇心，催促他解去绸带，启开盒封……

“竟是三张写着字的黄麻纸？”章仇兼琼的心狂跳起来，象煞一个卜问前程的求签者，将那每张只写着一个字的黄麻纸，依秩在案上排列开来，激动不安地看去……陡地，他的双眼象被冰冻了似地，一动也不动了！

那三个字竟是：

落 妃 池

“……张宥说得不错！对这位大人，万不可哄瞒！他竟，……竟全知王妃不能启程的原因！天哪！我还不快去免冠请罪，更待何时？唉！……”

“……由此看来，大唐朝多少吃君之食、受君之禄的文臣武将，不以尽心朝廷为己任，却以欺上瞒下为能事……连这边鄙之道的剑南道，在王妃改期启辇一事上，也要做出这等文章！我高力士，官中一老家奴尔！又何须自苦如此！……”

象牙座上，高力士正倚座暗自叹息。但心情却比出京时平静、轻松得多了。

正如张宥、章仇兼琼等人私下相议时所估计的那样，高力士对寿王王妃确实另眼相看，似乎以极其恭谨的态度，依允着

她的意志行事。但这仅仅是表面而已。高力士内心深处，对奉使来剑南道迎侍寿王妃，是十分不情愿的。和杨家女儿无仇无冤的他，听得南内心腹去新都探察杨府，回禀诸情，并呈报王妃坠池染病一事后，他甚至有些遗憾：“为什么就没有摔伤呢？……”

自从大唐玄宗先天元年以来，高力士已伏侍今上李隆基达二十四年之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简直成了皇帝意志的化身，没有自己的个性和信念，唯命是从。这倒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的贴心宦官，更主要的还是在这二十四年中，他目睹过已故中宗皇帝及其皇后韦氏给大唐朝带来的岌岌可危的祸机；他亲眼见到仅是一介亲王的李隆基，跨神骥，仗莹锋，剪除了韦氏逆党以及太平公主，奠定了中兴大唐之基；他亲身经历了那令人振奋的时代，志效太宗皇帝李世民，罢开边、劝农桑，终使朝纲重振、四夷拱服，建成了兴盛昌隆的开元盛世！……

这一切，使这君王在他的眼中，堪称天之骄子，英明帝王！因之，他才对皇帝的意志唯命是从。

但这次迎侍寿王王妃，高力士却不那么甘心情愿了。

寿王李瑁虽也是今上诸皇子中的一个，但却是武惠妃所生，而武惠妃是今上最宠爱的妃子，眼下六宫三十六院真正的“宫主”。正是这位宠妃，与去年新擢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林甫相勾结，欲立寿王为东宫之主，废太子李鸿。派他出使剑南，亲迎寿王妃，已进一步印证了武、李合谋之事，将成事实！这怎不令高力士愁虑交加呢？

说起来，李林甫这位也属宗室后裔的礼部尚书，能受到皇帝的看重，也是和他有关的。那时，正当开元之初，在西台供

职的年轻御史中丞李林甫，似乎不畏权势，敢于奏劾辱打朝官的长孙昕；在督捕飞蝗中，也能克尽其职，几乎被灾道百姓打死……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些表面上的忠直之态，高力士在皇帝近前常常夸赞此人，使他由此而平步青云，连连擢升大用。不久，他联结后宫，依附武惠妃，排挤正直朝士张九龄等，直到眼下图谋东宫的废立……被他察觉了。但，要使皇帝疏远他，已不可能了。因为，贴心宠臣，到底不如枕边宠妃那样，能颠倒圣人之心！再则，李林甫一味以皇帝心意行事奏事，也深得圣人宠信。到了这步田地，他高力士已无法可想、无计可施了……不要说他，内侍省的宦官头儿，难与他抗衡；就是皇帝倚仗的栋梁大臣中书省宰相张九龄，也常常败在这满脸笑容、柳眉白面的礼部尚书手中！

这次遣他出使迎侍寿王妃，也是正直朝士败北的结果。近年来，曾禁造寺观、佞佛崇神的皇帝，却大信起神仙之道来了。去岁，皇帝命张九龄改“集贤殿”为“集仙殿”，为之题匾，九龄抗命不从，并痛陈其弊，指斥李林甫所献老子灵图之事可疑，皇帝拂袖而去，即擢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进一步迎合上意，将一个住在泰州衡山、谎言“已活数千年、在尧时曾任侍中”的“活神仙”张果接入集仙殿来，为皇帝炼丹祷福。皇帝自然大喜允奏。一时间，蓬莱池畔烟气熏天，集仙殿内鬼话充斥。皇帝在这烟云笼罩、鬼话充斥的世界里，竟欲把玉贞公主嫁给那缺齿白发的老骗子。皇帝把此意告诉武惠妃后，武惠妃遣心腹牛贵儿告诉了李林甫，李林甫即将此事告诉了张果老道。老道听后，悄声和礼部尚书密议一番。

不久，皇帝便命弟弟岐王李隆范前去集仙殿作媒。使这